



# 卷五十一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五十一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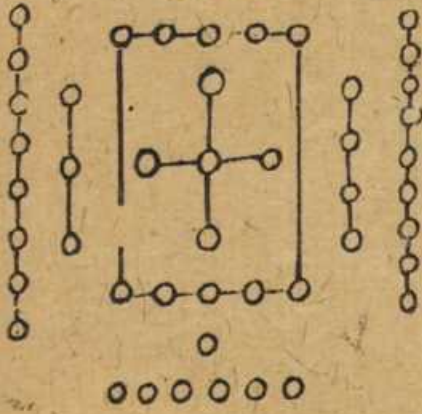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洛書圖者圖  
經籍開  
獨其像

#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東方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經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輿地門

京都

京東東路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制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確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既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臣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強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汨沒其間擅王張僭帝繡與藩臣不軌唐淄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



又莫不喘息釜中幸亂苟安僅為歲月岷強之計王師壓境遽即丹夷  
所謂昔日形勢果何在也以至漢晉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蝟南北五  
季之際中原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蔑爾無  
聞又何其荒涼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今古不殊而前後  
強弱相戾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戶口登耗與夫城邑修廢郡縣增損  
釐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  
垂九百年斯民久獲休息而為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公  
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克成厥終三后奮功全底于治斯  
民浸以蕃息鑿斯池穿斯城深耕易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  
矣當時齊地不下七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  
則他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社成惟揮汗成雨蓋言其蕃庶之甚也  
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戶不下二百萬夫齊當  
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為未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猶  
強伯不為過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

削平中土而齊為殿故地已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  
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黃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  
舉為群盜擊戰數載殺傷固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  
勇銳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  
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  
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是  
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戶  
登耗如何苟人物蕃庶則鹵莽惟膏腴廢惟金湯丘墟惟薨棟荒圯  
惟桑麻狼號鬼哭之地惟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強矣乃  
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為雖雍州之上腴蜀土之失險東國之織巧河朔  
之強捍將安施設哉斯土之濱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  
有足托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氣也精氣去矣軀幹猶存  
其何用哉彼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氣而爭其軀幹豈可謂  
知務也哉

京西北路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民生稟中和性理安舒樂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安衝而其民不攻戰聞大抵易為戡定王師甫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為亂故邪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為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東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縱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其酣亂錮禍乃與羗夷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昔日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為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况不為豫州者乎為人上而以風俗為任者其可不戒哉

京西南北路

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方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恃於魏以區區陬邦比紫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承為二百年之戰國及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強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如何耳

河北東西路

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蓋常人之情駭於驟見而徂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駭然而奮雖匹夫匹婦莫不有忠義憤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劫以從亂也難及其久也天下之人習亂為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為之氣沮則

奸雄之徒初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人蕩而忘反者舊既沒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之事以為當然則操戈為仇者唯知各為其主矣於是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為昭然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震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力而爭之則難以成功故耳勿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叛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亂離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如何矣故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兩廣

廣西東西路

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變啓蠻獠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考其故嬴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輟越領不啻斥逐必罪戾尋庸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貌校察稀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古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致搔擾江淮震駭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群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駭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叛羗蜀人諺曰勇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

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獨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更不敢叛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堵審觀張喬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嘗變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關庭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宣閭閻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究抑易訴詣監司而不獲則裹糧走闕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絕域程驛遞焉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寃民無由申訴在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陰反以內地為重以遠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勿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招飲于民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苟一惠侵民朕以遠赦夫瀘州去

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太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無理蠻獠自何而叛措方有於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也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 東南

### 東南土壤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墉墉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本朝之鄂州是鄂土之墉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墉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剝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上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墉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

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二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車舟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漸以蕃息至于隋唐宋朝太為豐羨人力既備皆為沃壤方之往古全不相侔固非特鄂土為然也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土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為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帝王所居朝覲會同九有輻湊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彌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雖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于宋朝以增至五百餘萬戶州縣墟鎮整焉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益不虛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昔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

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關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繞越淮漢以南頗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充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周公分天下

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充豫青幽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漢武分天下

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充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元

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而淮漢以北當十有餘萬戶淮漢以南

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一四分之一而已加

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

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隅兩淮

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荆南湖南

建路蜀川四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益加之利源匱竭食貨

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踈商筭亦罕其抑以給國家之用者

不過農桑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罄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

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

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

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于北海嶽之藏勃焉洶湧

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執順盜賊浸思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

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于宋朝之興罰罪弔民

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

豐恭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

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

至于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

所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

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

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

此而大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

天下為其三路而淮漢以北正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

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東晉南朝總天下餘十有六百五十萬而淮

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每百二十萬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十有百餘萬戶京

南唐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餘一百八十一萬  
江南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荆湖兩路餘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  
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一十五萬廣南兩路餘八十九萬  
路餘八十一萬共千有一百一十九萬戶大率當天下一二是不  
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  
舉天下之美盡萃于南夏其古今相及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  
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嘗譬之人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  
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  
之年方長至于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  
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  
曰古今推遷輕重得失不可不審也

四夷

禦戎之策前史論之詳矣然皆知有人事而未知有天時也蓋中國治  
亂舉在人事而夷狄盛衰乃在天時中國之治斯民也有禮樂教化以  
導之有典刑號令以紀之有士農工商以任之有城邑井里以保之是

皆修諸人事而已雖有水旱札瘥亦在夫政里所以拯救何如非天特  
之所能治亂也夷狄則不然恃甲馬以為強資人蓄以為富雨露膏沐  
雪霜以時則水草甘美人蓄蕃滋性性飛騎控弦雄霸一方而抗衡上  
國矣是皆在天時所以養育之也若乃雪霜不時旱役交興人蓄死亡  
而骨肉怨叛則在天天心所以譴罰如何而非人力所能致矣如漢武  
之遠討非不酷也而匈奴輒投魏武之大搜非不快也而蠕蠕常寇邊  
唐宗之親征非不銳也而高麗終不克三帝之時人事可謂修矣而夷  
狄莫之畏則以天未悔禍而夷狄方睦故也至如宣光之朝匈奴隋唐  
之平突厥武宗之臣回紇元魏之定蠕蠕高宗縣高麗之國宣宗來吐  
蕃之臣豈有勞於人事哉特以天命既回夷狄自衰故爾夫以漢宣之  
德則不及太宗漢宣之威則不及武帝而匈奴於文武則內侮於宣帝  
則入朝以魏明之德則不及孝文魏明之威則不及太武而蠕蠕於文  
武則內侮於明帝則入朝是果何謂哉統高祖之強望突厥遠甚高宗  
之威望太宗又遠甚而太宗能平突厥及不能平高麗而高宗乃能平

之良由天運去來自然致此有非人力所能為也議者或謂宣帝能朝  
匈奴則以武帝殘之明帝能臣蠕蠕則以武困之高宗能平高麗則  
以太宗摧之蓋火然於已吹之後而燭頽於既雨之餘謂先世誅窮必  
為後世之利審如是說則昭帝之時胡不能朝匈奴宣武之時胡不能  
臣蠕蠕漢安之時西羌作亂并涼武后之時突厥何擾燕趙是皆奮自  
亂亡之餘而猶能若此為梗也又况東漢匈奴之破李唐突厥之亡與  
夫回紇之衰吐蕃之亂皆因天災流行怨仇內作之所致未始賴先世  
窮誅之力則夷狄盛衰端有在於天時矣然而夷狄盛衰雖在天時而  
邊境安危寔在人事苟中國人事之脩則夷狄雖盛無能為也苟中國  
人事之廢則夷狄雖衰亦能為害也如漢初之匈奴魏初之蠕蠕唐初  
之突厥宋朝之契丹非不赫然強且盛也何害中國升平之治哉如新  
室之北狄後漢之西羌東晉之東夷李唐之南蠻非不叢爾衰自微也  
而中國重受其荼毒則以人事修廢不同故耳是故中國治則足以禦  
夷狄之盛中國不治則不足以乘夷狄之衰又其甚則反為所乘而中

國不勝其禍矣如西漢之於匈奴隋唐之於突厥可謂足以禦其盛者  
也如安帝之於西羌靈帝之於鮮卑可謂不足以乘其衰者也如周  
王之大戎晉熙帝之契丹可謂反為所乘而不勝其禍者也歷觀自古  
中國能敗夷狄者必因夷狄自敗也夷狄能亂中國者必因中國之自  
亂也夷狄自敗雖繫之天而中國自亂則不得不歸之人故善馭夷狄  
者宜任彼之天而時脩我之人事幸而遇其衰則安中國以乘之不幸  
而遇其強則安中國以禦之故夷狄無常勢而中國有常利此禦戎萬  
全之策也而秦漢以還議者紛紛或誇征伐之功或守和親之便或言  
守禦之利更相矛盾有得失卒未有一定之論是皆可與言人而未  
可與言天者也必上應天心下符民事則守禦之策其為庶乎若征伐  
和親之計乃因時施宜矣方夷狄鼎盛而中國未遑則和之可也及夷  
狄既亂而中國力強則征之可也和親之計則宜先時而謀征伐之計  
則宜後時而動先時而謀所以相天時後時而動所以盡人事若漢祖  
之和匈奴唐宗之伐突厥可謂順天應人而知時適變者矣漢祖唐宗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地名

古今地名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寔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溷殺尤為難辨者也  
 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  
 或泐其地而易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亦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  
 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  
 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齊及河  
東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  
而東下故兗州之域備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史中所補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  
東路而言之即古并謂之域也